

现代汉语“VP+者”成立的几个条件

王茂春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VP+者”结构中动词或动词性短语必须满足几个条件,即从主题信息明确度的角度,从配价和语义格的角度,从动作的持续度和强烈度的角度对进入这个结构的动词作了条件限制,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可从这几个方面去具体操作。

关键词:“VP+者”结构;动作持续度和;动作强烈度;信息明确度;价和格

中图分类号:H1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3)06-0068-06

一 关于“者”的情况

“者”字在古代汉语中相当普遍,在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也比较高,所以,有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它。但是,对“者”的界定并不一致。王力在《古代汉语》中界定为“特殊的指示代词和语气词”[1](363页),杨树达在《词诠》也持相近的观点,认为是“指示代名词,复牒代名词和语末助词”[2](260页)。而杨伯骏和田树生编著的《文言常用虚词》一书中又把它界定为“助词和语气词”[3](355页)。在现代汉语中,有很多学者沿用这两种说法。有的又通过新的研究分析把“者”界定为后缀,吕叔湘等编著的《现代汉语八百词》就明确指出,“者:后缀,表示某种信仰,从事某种工作或有某种特性的人,构成名词”[4](655页)。郭爽和康振栋在《论现代汉语“者”字结构中“者”字的性质》一文中又论证了“者”作为词缀的理由。得出“‘者’字不可能是一个词,而只能是词中的一个构词成分——语素”[5]。他们指出:“‘者’字

的这种性质符合词缀的定义,即不能独立成词,只能附加在词根上面表示某种附加意义。”[5]而对于“者”字构成的“者”字结构的研究,先有朱德熙把它作为古代汉语名词化标记之一与“所”、“之”和现代汉语中名词化标记“的”作了对比研究,分别从自指和转指的角度,对语义成分的提取的角度,分析了他们的异同。他指出:“‘者’字有自指和转指两种功能,主要提取施事的成分。”[6](33页)后来袁毓林在《“者”的语法功能及其历史演变》一文中借助谓词隐含的观念把“者”的自指和转指联系起来,用一种统一的理论,即“提取句法成分,表示转指意义”来解释二者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7]。我倾向于认同“者”在古代汉语中充当助词和语气词,而发展到现代汉语中,则作为词缀使用的观点。“者”作为词缀可以和动词、形容词或数词短语组合,形成名词性的者字结构。但是,我们知道在现代汉语中,并不是所有的动词性短语都可以和“者”组合,这给对外汉语

收稿日期:2003-03-21

作者简介:王茂春(1979—),女,四川省巴中市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对外汉语教学方向2002级硕士研究生。

教学带来很多不便,留学生常常造出诸如“跳者”、“吃者”等不符合语法规则的词来,并且也没有现成可行的规律去纠正他们。所以,本文试着集中讨论在现代汉语中,哪些动词或动词性短语可以和“者”字组合而成为一个名词性的结构,这些动词短语有什么样的共同点,必须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谈到动词加“者”构成“者字结构”时,都会有这样一个认识:“者”和动词或动词性短语组合,可以表示发出这个动作的人,如“读者”,表示读书的人;“作者”表示创作什么书刊的人;“旁观者”,就表示旁观的人;“消费者”就表示消费某种产品的人。文言词“者”在古代汉语中运用相当普遍,它的基本作用就是和动词、动词短语、形容词、主谓短语一起,把他们变成名词性的结构。“者”的这些用法在现代汉语中也沿用了下来,而且,成为有一定程度的构词功能的词缀,如“读者”、“作者”、“消费者”、“患者”、“死者”、“爱国者”、“挑战者”、“开拓者”、“制定者”等等。本文只讨论动词或动词性短语和“者”的组合,指称这个动作的发出者这种情况。并且,动词可以分为动作动词、状态动词、关系动词与能愿动词。本文只讨论动作动词和“者”组合的情况,所以,文中使用的“VP”和“动词”是专指动作动词的。究竟什么样的动词和动词性短语与“者”组合而成的“者”字结构才合乎汉语的语法规则和语用习惯呢?即“VP+者”这个结构中的“VP”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进入这个结构呢?下文将做一些分析。

二 主题信息明确度的要求

信息论的创始人申农认为:“信息是用以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8](83页)。所以,明确是语言的灵魂。国内学者温琐林也研究了信息结构中的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他指出,信息结构就是信息传输过程中新旧信息的组织模式。已知信息是指说话人主观上以为听话人知道所传信息是什么;而未知信息是指说话人估计听话人不知道所传信息是什么。信息串中各单个的信息的地位是不均衡的,焦点就是新信息的核心,是表达的重点。主题是表述的出发点,言谈的中心,一般代表旧的信息。述题是对主题的说明部分,一般代表新的信息。说话人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句子中跟主题联系着的一个内容点,来确立整个表述的框架[8](85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句子中,主题担负着很重要的功能,而功能之首,就是它是说话人注意的中心,他希望通过这个信

息框架能暗示听话人,他的重心在哪里,即听话人必须按照这个信号来调整自己的注意力,只有双方把注意力指向同一个对象,信息的交流才能成功。它预先设置了一个起点,也在大体上锁定后面话题的框架。

如前所述,“者”和“VP”组合,使整个结构由陈述转化为指称。关于指称,朱德熙又提出了“自指”和“转指”两个概念,他指出在“仁者,人也,义者,宜也”这句话中,“仁者”是指“仁”这种德行本身,是自指,在“仁者乐山”中“仁者”是指有“仁”这种德行的人,是转指[6](37页)。现代汉语中都是转指的用法,本文讨论的情况都是针对转指的用法,是指发出这种动作的人,不是指动作的本身。如“漫步者”,是指漫步的人,不是指漫步本身这个动作过程。他还指出,“者”跟“所”字提取的不同的成分,“者”是提取的主语[6](29页)。并且,我认为提取出来的主语,一般又恰恰是这句话的主题,是旧信息。如:

(1)自杀身亡者,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性。

(2)许多买者都深感不满。

在(1)句这个信息结构中,自杀身亡者是旧信息,双方都知道,只是不知道谁自杀身亡了,等待着说话人的指明,是主语也是主题,是双方谈话的一个出发点和起点,而焦点在后面,“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性”才是听话人等待的信息重点。既然是双方谈话的出发点、交流的起点,就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意义指向,有了这个意义指向,信息才能在述题上聚焦。这个旧信息和新信息组合的信息结构才能传送出去,不然,说话者说出的“者”字结构,在他看来是旧信息,而听话者却不能响应,那这次交流就中断了。如:

(3)甲:今天跳者的成绩不错哦!

乙:什么?你说的是跳高者还是跳远者?

(4)甲:哟!这么漂亮的礼物,赠送者是谁啊?

乙:什么啊,我自己买的,准备送给小利的。

甲:我就是问你要送给谁嘛。

在这里,“跳者”和“赠送者”都应该是旧信息,但是,不符合主题旧信息明确度的要求。又处在主题的关键位置,不能完成其定向和定架的任务。不能顺利引出述题的焦点,信息结构再也无法展开运行,谈话不能继续,只有重新寻找主题信息,或完善原来的主题信息,让双方的注意力集中指向,运行新的信息结构,交际才能继续。

另外,从词本身的义项上考察,单独一个“跳”

字,它的静态的字面的义项有4个。1)腿上用力,使身体突然离开所在的地方。如:高兴得直跳。2)物体由于弹性作用突然向上移动。如:新皮球跳得很高。3)一起一伏地动。如:心跳,眼跳。4)越过应该经过的一处而到另一处。如:跳三级。所以,单从义项上来看,单独一个“跳”字,它的意义辐射很广,跟“者”字组合以后,“者”字没有指向,无从提取,意义含混不清。而“跳高”的静态字面意思是“田径运动项目之一,有急行跳高、立定跳高两种”。“跳远”的静态字面意思是“田径运动项目之一,有急行跳远和立定跳远两种”。它们的意思都很确定,和“者”组合以后,提取出这个事项的施动者。同样,一个“打”字,有25个义项,义项辐射太广了,没有特殊语境的限制就不能跟“者”字组合。但可以说“打人者”、“打斗者”、“打工者”等等,因为它们的意义方向有了明确的限定,信息的明确度提高到可以被理解的程度。

三 价和格的要求

关于“配价”,近年来研究的人相当多,而究竟配价属于句法的还是语义的,还是句法/语义的,众说纷纭。我认为,配价应该更多地从语义这个平面来考察才更符合实际。因为语义平面更能细微地直接地显示配价的关系,并投射到句法平面,形成一定的句法关系。但是,也要联系句法平面,因为,动词是句子的核心,光具备一个核心是不够的,要求有其他的句法成分来补足它,与它同现,形成一个完整的句子。同时,动词也是事件的核心,一个事件,有很多种因素,只有情节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其他的因素参与进去,情节才可能展开,也需要有更多的说明,才是为人所理解的事件。而在这些因素中,施时、受事、与事等语义成分又是最重要的,因为它直接和动词发生关联,是直接的参与者,是动词意义本身所蕴涵的,它在自己本身的周围就留着空位,等待着补足和充满,否则,自己就无法单独出场,是强制要求要同现的。这些成分就是动词支配的“价”,而这些成分相对动词来说,具有的语义性质就是“格”。

“VP+者”结构因为它是一个动词中心结构,而又转指这个动作的发出者,所以内在地就包括“价”和“格”的概念在里面,因此,这个结构的成立必须满足这两个方面的要求。动词的价量是指动词支配的价的个数,从语义上来讲,价是动词本身蕴涵的语义成分,而价元的出现并不是每次都是饱和的,实际上与动词同现的价的个数与饱和时的价量之间存在一

个差的问题,而这个差度就准确的反映了歧义的多少。如果,这个差度为零,歧义指数也为零;这个差度为1,歧义指数也为1;这个差度为2,歧义指数也为2。

在汉语中,价类的问题也有争议,有没有零价就是争论的焦点,我个人倾向认同没有零价动词的观点,即,现代汉语中,只有一价、二价、三价动词三类。只能支配一个强制性出现的语义成分的动词是一价动词,如“休息”、“笑”、“活”、“退却”、“玩耍”、“旅游”、“流浪”、“疗养”、“呻吟”、“徘徊”、“失败”、“胜利”、“到来”、“考试”、“打猎”等等;只能支配二个强制性出现的语义成分的是二价动词,如“挑战”、“消费”、“观察”、“守护”、“开拓”、“翻译”、“学”、“读”、“看”、“听”、“研究”、“鼓动”、“倡导”、“探索”、“开发”、“生产”、“背叛”、“经营”、“说”、“目击”、“打”、“旁观”、“吃”、“爱”等等;只能支配三个强制性出现的语义成分的是三价动词,如“送”、“赠”、“告诉”、“问”、“给”、“寄”、“捆”、“打听”等等。

在汉语中,与动词直接相联系的语义成分,在性质上有施事格、受事格、与事格三种,这也属于价质的层面。

(一)一价动词 VP+“者”的情况

一价动词或短语,由于是一价的,即强制要求一个行动元与之相联系。而“者”的功能就是与动词短语合在一起,表示它的施事成分,可以说是隐含地带进了一个行动元,即在“者”进入这个结构的同时,就完足了这个动词的要求,指明了这个动作需要补足的当事或施事。饱和时的价量和实际出现的价量之间的差为零,歧义指数也为零,所以,成为了一个整合体。常常可以直接作句子的主语、定语,如:“死者的家属”、“淘金者的遭遇”、“战斗者的意志”、“投资者的眼光”、“退休者的福利”、“胜者的荣耀”、“沉思者的姿态”。所以,一价动词跟“者”组合的合理率是最高的。

一价动词中有单音节和双音节之分,以下分开来进行考察。

1. 单音节一价动词跟“者”组合的情况。这种情况比较少,并且大多数都在使用中固定下来,成为一个词了,如“死者”、“伤者”、“胜者”、“隐者”等等。那为什么“哭”、“笑”、“跳”、“跑”这些单音节一价动词又不能跟“者”字组合构成这个结构呢?这除了在后面要谈到的动作持续度和动作强度的要求以外,这

里还有一个格的要求。由于这个一价动词是单音节的,与“者”组合后便形成了一个双音节的词,在现代汉语中,双音节占有极大的优势,并且很容易被人们作为一个整体来接受,因为这类动词本身的陈述能力比较弱,支配能力比较弱,所以这个动词没有明确的施事成分,“者”字所提取出来的这个价元更大程度上是一个当事或与事,所以,格的要求,限制了很大一部分单音节一价动词进入这个结构。就拿“死者”、“胜者”、“隐者”来说,没有明确的施事意义成分存在,只是对当事者所处的状态的一种描述;“胜者”,只是获胜的人处于胜利的状态中,并不是在实施一个动作;隐者的“隐”在这个结构中也是描绘人处于隐居的状态中。

2. 双音节一价动词或短语与“者”的组合情况。在这类双音节组合中,有的是一个动词,有的是一个短语,这里分开来谈。

1) 双音节一价动词与“者”的组合情况。这类动词在音节上已经成了一个独立的整体,不需要“者”的衬托。陈述力和支配力相对增强,但是,这种陈述也不是一个事件的陈述,更大程度上侧重于状态的描述,在这个性质上,跟单音节的一价动词很相似。其施事格施事的意味不是很重,也侧重于一种当事或与事,例如“退休者”、“幸存者”、“战斗者”、“沉思者”、“漫游者”、“劳动者”、“工作者”、“失败者”、“流浪者”、“潜伏者”、“迟到者”等等。在这些动词中比如“劳动”、“战斗”有一定的陈述力,但是也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动作,还是侧重于状态的描写,指这个人处于劳动着和战斗着的状态中;“退休者”,是指这个人处于非工作状态中;“流浪者”,表示此人处于居无定所的状态中。

2) 双音节一价动词短语,这类两字短语也可以跟“者”字结合组成“者”字结构,表示动作的施事,例如“爱国者”、“探险者”、“越野者”、“投资者”、“追梦者”、“获奖者”、“受难者”、“肇事者”、“失眠者”、“淘金者”、“捐款者”、“受益者”等等。这类短语跟“者”的组合能力比较强,在现代汉语中运用也比较广泛。仔细考察一下,短语内部就是一个有价组合,如“爱”、“探”、“越”、“投”、“追”、“获”、“受”、“失”、“淘”、“捐”等动词本身就是二价动词,强制要求两个论元与之相联系,即施事成分和受事成分,但是,它们的受事成分在组合中已经出现,也即是已经有一个行动元与之同现,所以,从整体上来考察就变成一

价的了,是因为从目前状态来讲,只强制要求与另外一个行动元相联系了。由于本身是一个有价组合,其陈述能力相当强,施事格也相当明确。比如“探险者”、“投资者”就准确指出了“在探险的那个人”、“在投资的那个人”,意义很明确。

这种组合形式,比较能产,报刊杂志随处可见。如“有销售经验者优先”,“有意者请联系”,“擅长绘画者优先”等等,不胜枚举。看起来结构复杂,考察起来,就属于这类“者”字结构。

(二)二价动词与“者”的组合情况

1. 单音节二价动词与“者”的组合情况。这类动词与“者”的组合,数量不多。由于是一个双音节的组合,使用频率高,都倾向于形成一个固定的模式,如“学者”、“作者”、“患者”、“记者”、“买者”、“卖者”、“说者”、“听者”,其中“买者/卖者”、“说者/听者”都是要成对提出,有固定的场合才能用。二价动词蕴涵的语义成分有两个,而“者”的进入在人们的意念中提取出一个语义成分,即,价饱和状态是两个语义成分都出现,而这里只出现一个,因此其歧义指数为1,由于存在这个歧义指数,而外在地又要把它看为一个整体,二价动词与“者”结合就非常有限了,如“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其他场合,一般不能单用。如“打”、“吃”、“喝”、“踢”等都不能直接和“者”组合,“打者”、“吃者”、“喝者”、“踢者”等单独出现的时候,听话者都不明白具体所指,因为这个结构本身留下了一个歧义空间,不能集中听话人的思维方向。但是如果在特殊的语境中,如:“看者酸溜溜,吃者喜滋滋。”通过对举,上下文存在一种呼应和补充说明,意义也就比较明确完善了。

2. 双音节二价动词与“者”的组合情况。由于是双音节的词,从音节上独立开了,所以这类词与“者”的组合能力是最强的。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组合:“挑战者”、“消费者”、“观察者”、“守护者”、“开拓者”、“翻译者”、“研究者”、“鼓励者”、“倡导者”、“探索者”、“开发者”、“生产者”、“守望者”、“执行者”、“制造者”、“制定者”、“目击者”、“使用者”、“主张者”、“反叛者”、“经营者”、“旁观者”、“初学者”、“表演者”等等。如“研究”、“守望”等,施事成分很明确,若是在“的”字结构中就表示“研究的人”、“守望的人”却是有歧义的,它既可以指施事,也可以指受事,而在“者”字结构中却没有这样的歧义,这跟“者”字本身的功能有关,它能在一定范围内提取施事成分。

总的来讲,由于二价动词强制要求与两个行动元相关联,内部又没有行动元与之同现,所以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既可以在定中结构中做定语,如“读者的心声”、“目击者的证词”、“初学者的艰苦”、“观察者的细致”等等;同时,又可以在定中结构中作中心语,如“产品的制造者”、“事件的目击者”、“政策的制定者”、“节目的表演者”、“这个项目的研究者”等等;并且,由于“者”字结构强调的是施事成分,所以,其受事成分的出现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定中结构中作中心语在前面指明受事,这种格式更为常用。

(三) 三价动词与“者”的组合情况

三价动词主要有两类:一是给予类动词,一是加工制作义动词。

1. 给予类动词与“者”的组合情况。给予类三价动词联系的三个名词,从语义上看,分别是施事、受事、与事。若动词与“者”结合,侧重于指明一项,意义是并不完足的,歧义很多,会让人产生无法理解其具体指向的感觉。所以,三价动词一般不能与“者”字结构结合,如“给者”、“送者”、“赠者”等意义都是含糊不清的,究竟是指的施事,还是受事,还是与事,没有特别明确的语境暗示,听话人肯定是不能定夺的。

2. 加工制作义动词与“者”的组合情况。加工制作义动词构成的格式表示的意思是:某人使用某种工具对某对象进行加工;某人使用某种工具制作某种产品;某人利用某种原材料制作某种产品。这类动词有“切”、“包”、“捆”、“擦”、“装”、“织”等等。这些动词在现代汉语中也不能和“者”字结合,因为无法确定其意义的指向,究竟是指施事,还是受事,还是工具,让人无法理解。如“切者”可以指实施切这个动作的人,也可以指被切的东西,也可以指用来切的刀什么的,听话人很难判断,如果没有特别完备的语境,一定会导致交流中断。

总的来说,三价动词强制要求有三个行动元与之相联系,意义内涵太广泛,而“者”只提取一个语义成分,歧义指数是2,所以,三价动词一般无法与“者”字组合。除非出现在特殊的语境当中,那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这里就不探讨了。

四 VP 动作持续度和强烈度的要求

动词性的短语本身的性质就是在于陈述和描绘一个由主体发出的或正在进行的动作,但是,和“者”组合以后,就名词化了。陈述形态转化为指称形态。

据此,这个结构本身就对动词的相对静态持续性有一定的要求,才能使这种转化是一个平稳的过渡,而不是一个陡峭的跳跃。所以,我认为,VP 的动作强度要低,而动作的持续度要高。

比如常见的一些“VP+者”结构:“管理者”、“执法者”、“使者”、“殉道者”、“垦荒者”、“吸毒者”、“退休者”、“幸存者”、“战斗者”、“沉思者”、“漫游者”、“劳动者”、“工作者”、“失败者”、“倒退者”、“流浪者”、“潜伏者”、“自杀者”、“死者”、“胜者”等等。这些动词表示的动作强度不大,只是对当事者所处的状态的一种描述,如“管理者”、“执法者”等倾向于一种职业的描述,都不是瞬间的动作,持续度高,从总体上考察,其强烈度也低。“退休者”的“退休”,并不是指离开工作单位这个瞬间动作,即便在这个动作发生后的时间里,也可以一直使用这个词,它更侧重于描述这个人所处的一个长期的状态中。即使是“读者”的“读”,看起来强度似乎比较大,有朗读、跟读、领读的可能性动作在里面,但是“读者”一词在使用中,其意义外延有所变化。如:

(5)我希望我的努力能对得起广大读者。

(6)《收获》的读者朋友,将受到一份新年的礼物。

(7)我想对我的读者们说一句“谢谢”。

可见,这个“读者”所表示的并不是字面上表示的那种正在朗读的人,而是指长期阅读某个作家的书或长期关注某种刊物的一个群体或个人,这种动作是一种相对静态的,这种关系也是长期延续的。

所以,本文开篇所引述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不能用“跳者”、“跑者”,是因为诸如“跳”这类的词,其动作强度高、动作持续度低,不符合动作强度、持续度高的要求,所以不能和“者”组合。不过“跳”、“跑”这样的词,可以扩展为“跳高”、“跑步”这样的短语,这时候,作为一个整体考察起来,它的动作持续度高并且动作强度又低,符合要求,就可以和“者”组合了。这条规则,还有待于补充和进一步研究。

长期以来,对“者”的研究和解释比较多,但是,对现代汉语中哪些动作动词可以和“者”结合这一点,没有人涉及过,尤其是从对外汉语教学这个角度。本文对进入“VP+者”结构中的动词的条件做了一些理论上的规定,在对外汉语教学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可以主要从动作的强烈度、持续度和信息的

明确度来讲。因为对“价”和“格”的理解需要一定的汉语水平和理论修养,也没有必要讲那么深入和复杂。动作的强度和持续度都是可以理解的,也容易直观地表述出来,在课堂上可以通过图式或其他

方式表示出来。并且信息的明确度,也是具有直观的可信性,容易操作,通过举例的方式,学生就可以对比出来。

参考文献:

- [1]王力. 古代汉语[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 [2]杨树达. 词诠[M]. 北京:中华书局,1954.
- [3]杨伯峻,田树生. 文言常用虚词[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 [4]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5]郭爽,康振栋. 论现代汉语“者”字结构中“者”字的性质[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和社会科学版),2000,(5).
- [6]朱德熙. 朱德熙文集,第3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7]袁毓林. “者”的语法功能及其历史演变[J]. 中国社会科学,1997,(3).
- [8]温琐林. 现代汉语语用平面研究[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

Several Conditions for “VP + Zhe”

WANG Mao-chun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Institut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Abstract: “VP + zhe” construction must meet several conditions of accuracy of topic information, coordination and case, and v-duration and v-condensation, which can be operated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Key words: “VP + zhe” construction; v-duration; v-condensation; accuracy of topic information; coordination and case

[责任编辑:唐 普]